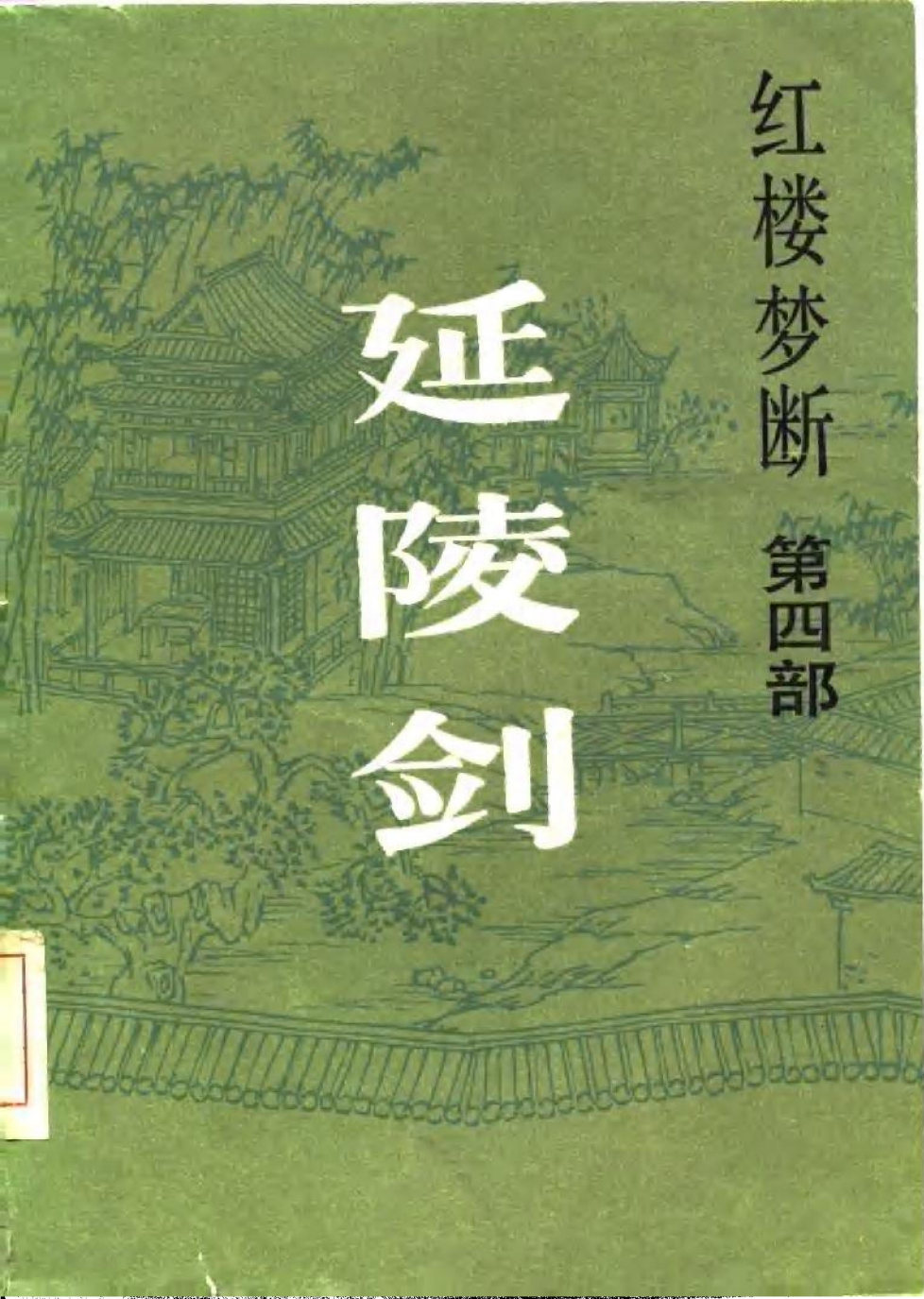


红楼梦断 第四部

延陵剑



延 陵 剑

《红楼梦断》之四

高 阳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7.125印张 2插页 341千字

1985年12月第1版

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3,320

书号: 10368·131 定价: 2.60元

江督衙的摺差回江宁，从京里带回曹頌的一封信。

信上一共四件事，首言怡亲王托平郡王转告，居官当差，务须持之以静，安分供职，勤慎为先，自能长沐皇恩。

第二件事就是谈隆官有挪移财产之事。话当然说得很活动，“风闻”有此情形，不知真假。眼前虽已蒙谅解，此后万不可再有类似举动。告诫曹震，要格外当心。

接下来便转述太福晋的意思，曹老太太的灵柩不宜久停，入土为安，今年山向不利，明年春天务须下葬。一切应该预备的事，早须备好，亦足以“上慰太福晋垂念”之意。

最后便谈到曹老太太留给芹官的那一口箱子。他说太福晋对置祭田一节，十分重视，此事亦须速办。不过，不可擅作主张，“一切禀承汝二婶母意旨而行。”这“二婶母”是指马夫人。

曹震将信念给妻子听完，接下来便冷笑一声，“这隆

官，真好大胆子！”他说，“我非叫了他来，好好训他一顿不可。”

“你别得着风，便是雨，四老爷也只不过说‘风闻’而已，并没有甚么真凭实据——”

“你就是护着他！”曹震大吼一声，“都是你，替他讨这个差使，讨那个差使，采办得好颜料！差点落个大处分。”他越说越气，跳着脚骂：“靠借当头过日子的穷小子，如今居然有家产可以挪移了！他的钱是哪里来的？死没良心的东西，看着好了，总有一天我把他治得死去活来。”

“你去治他好了！”震二奶奶毫不示弱，“在我面前跳甚么脚？不错，我替他讨过办颜料的差使；可是谁验的货？是那个死不要脸的，割了侄儿的靴腰子，说嘴不响，马马虎虎验收了。这会儿还好意思在我面前跳脚。”

这就象兜心一拳，打得曹震五中翻腾，象有一口血要呕出来——原来当初曹世隆领了上等价，办来末等货，怕曹震那一关通不过，便在云收雨散时，问计于震二奶奶。她替他出了个主意，请曹震到秦淮河河房去喝酒，拿一百两银子买服了新自虎丘移植到秦淮的名妓花宝宝，迷汤灌得曹震色授魂与当夜便留宿在那里。第二天日高未起，曹世隆闯了进来，与花宝宝悄声低语，将曹震惊醒过来。

在帐中细听，才知道花宝宝是曹世隆的相好，竟是割了侄儿的靴子。一面不无内疚；一面又因为有个把柄在人家手里，只好在验收颜料这件事上，得过且过，作为安抚。

事后才知道花宝宝跟曹世隆不过见过一次面，甚么都还

谈不到。可是“震二爷割了隆官的靴腰子”这句话，已经传遍了。曹震吃了这个哑巴亏，越发痛恨隆官；不想这时候震二奶奶又拿这句话来堵他，以致于气得脸色又青又白，坐在那里只是喘气，形状着实可怕。

“何苦？”锦儿便来转圜，“放着太福晋交代的两件大事不办；好端端地又为不相干的人呕气。”

这一提，让曹震想到置祭产的事，脸上立刻有血色了；震二奶奶一下看到了他心里，冷笑一声，管自己回到卧房，坐在靠门的椅子上，静听他跟锦儿说些甚么。

“太福晋交代的两件大事，一件容易一件难。难的那件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“哪件是难的？”

“不就是要让秋月把那口箱子交出来，照太福晋的意思，重新分派。”

“喔，这一件，确是很难！”锦儿答说，“秋月不会肯轻易松手的。”

“你也是这么想！”曹震紧接着说：“咱们好好想个主意。这一回如果再办不成，以后就无论如何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那末，你说，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哪知道怎么办？这件事，只有二奶奶办得了。”

曹震默然；锦儿也没有话。震二奶奶不免奇怪；回身去望，恰好雕花隔板上有条裂缝，便凑近了向外望去；只见曹

震连连努嘴，伸出一根指头，向卧房指指点点。锦儿却只是微笑，不作任何表示。

这就不必多看了。震二奶奶轻轻巧巧地走到床前，和衣歪倒，脸朝里床；那张特制的红木大床，是曹震亲自画了图样所打造的。

里床从头到底，镶了尺半高一长条的西洋玻璃镜。合卺之夕，正是夏天；闹新房时不论老少，都拿那一长条玻璃镜开玩笑；害得震二奶奶其窘不堪。有些亲戚家的小姐，不懂它的用处；问得更妙：“二嫂子，你睡觉还照镜子啊？”让震二奶奶无以为答，气得要将床撤走；但从曹老太太到管家嬷嬷一致反对，不说不吉利，只说没有这个规矩，震二奶奶无奈，只好找块湘绣帐檐，将镜子遮住，但特意留下一个空隙；为的是脸虽朝里，亦可窥知屋中动静。此时自是张着眼朝那空隙中望。

不多一会，望见曹震掀帘而入，站住发楞，显然是没有想到震二奶奶睡下了。但见他楞了一会，忽然浮起笑容，向床前走来；“怎么？”他低声下气地问：“是生我的气。”

震二奶奶不理他，怕他探身来看，便将眼睛闭上。

“何必呢？咱们还有大事商量。”

震二奶奶依然不睬。然后从感觉中发现，丈夫在床沿上坐下来了。

“装甚么！多大岁数儿了，还闹这种孩子脾气。”

一听这话，震二奶奶怒不可遏，霍地起身，推开曹震下了床，拍案吼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就是嫌我老了，丑了！巴不得

我快死，好另娶十七、八岁的填房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做梦！”

曹震被骂得无名火冒；正待发作时，锦儿抢了进来，大声说道：“二爷，你可不能摔镜子！”

这是提示，但也是警告。意思是怒无所泄，不妨摔东西出气；但摔破镜子也跟动手打妻子一样，事态严重，就不好收场了。

曹震一想不错，要找样东西来摔一摔，发一发威。镜子不能摔摔瓷器，首先看到的是一个“雨过天青”冰纹的花瓶，这是真正的“哥窑”，未免不舍；再看到的是一个康熙五彩窑的茶碗，那是一套，缺一个也可惜。就这踌躇之间，锦儿已找了个忙虚壶瓷，匆匆塞到曹震手里，还哄小孩似地说一句：“给你这个，这个好！”

震二奶奶让锦儿逗得噗哧一声笑了出来；自觉虎头蛇尾，不好意思，一转身又歪倒在床上了。

曹震自是啼笑皆非，但悍妻可恨，犹有可人意的娇妾。这样自我譬解着，一肚子的气也就消了。

“我去打水来。洗把脸，也就该到太太那里去了。”锦儿这话自然是冲着震二奶奶说的。

原来从曹老太太一死，马夫人自然而然升了一级；震二奶奶也就象以前伺候曹老太太那样，到开饭时必去照料。不同的是，在萱荣堂，午晚两餐都到；在马夫人那里，只有开晚饭时才去，有甚么事要商量该请示的，都在饭桌上说。

等打了脸水来，锦儿又到床前拉了一把，震二奶奶方始

起身，坐到梳妆台前，慢条斯理地擦脸匀粉。曹震可有些忍不住了。

“这件事，怎么办？”他扬着信说。

“急什么！有你的总有你的。”

曹震还待言语，只见锦儿连连抛过眼色来，只得沉默。等震二奶奶理妆已毕，才又问了一句：“是不是一块儿到太太那里？”

“你不去怎么办？谁念信给太太听？”

曹震最痛恨的就是这种口吻，明明可否只一个字就可以了，偏偏要用这种只当人家想逃避责任的责问的语气；当时气往上冲想顶她几句，但毕竟咬着嘴唇忍住了。

*

*

*

等曹震将信念完，马夫人随即便说：“这得找秋月来，把姑太太的意思告诉她，看她怎么说？”

“是姑太太的意思，她能说什么？”震二奶奶答说，“倒是先要看太太的意思。”

“姑太太的话，自然得听。”

“那就是了！何况真是见得透、想得深、亦算得远的好话。”震二奶奶说，“这件事不但要办，而且要赶快办。当年舅太爷家，只为迟疑了一步，慢慢拖了下来；咱们家虽决不至于到那个地步，可是姑太太既然关照了，事在必行，不如早早办了，有个交代。”

“说得也是！”

于是派人将秋月去唤了来，将信拿给她看；看完了，她很沉着地问：“太太的意思怎么样呢？”

“姑太太交代的事，不能不办；而况，这也是一件好事。”

“是！既然芹官的一切，姑太太一肩承担，将来会有照应，就全数置了祭田，亦无不可。不过，这件事，我想最好等四老爷回来了再办。”

“不好！”马夫人的语气很坚定，“当初大舅太爷家的情形，你总听说过？”

秋月是听说过的，曹、李两家自康熙四十二年起，以十年为期，轮流充任两淮巡盐御史，一年所得，多则五、六十万银子；少亦有三、四十万。从曹寅去世以后，先皇为了替曹家弥补亏空，又三次命李煦巡盐；最后一次在康熙五十七年。其时李鼎已经娶亲；鼎大奶奶深悟盛极必衰之理，劝公公置一笔祭田，以为退步，原来报官立案的祭田，即令重罪抄家，亦不入官。这话当然不便明言；李煦亦就不曾细想，只说：“不忙，慢慢来办。”哪知道一拖下来，就没有机会了！因为求田问舍，要费工夫；有了工夫，钱又不凑手，竟致因循自误，痛悔莫及。

现在马夫人提到这一前车之鉴，而又有曹頔因织进御用绸缎落色罚俸之事，使得秋月悚然心惊；万一差池，绝了曹家的后路，虽死不安。因此毫不迟疑地答说：“既如此说，我这会儿就把箱子连钥匙，送到太太这里来。”

“那倒也不必这么急。”马夫人说，“咱们只照姑太太

的意思办；十份之中，留下两份，仍旧归你收着，将来用在芹官身上。”

“是！”秋月想了一下又说，“里头有金叶子、有珠宝、有翡翠、还有金刚钻；两份是多少，也很难说。只有把箱子送来，太太看该留些甚么给芹官，理出来另外开单子。装箱加封；到了该交给芹官的时候，我原封不动交给他。”

“说得不错。就这么办吧！”

“是！”秋月又说，“我马上把箱子送过来。”说完，不待马夫人回答，便退了两步，然后转身而去。

曹震夫妇都没有想到，这一关过得如此顺利。由于还未盘算到下一步该如何做，所以此时反无话说；倒是马夫人已有了算计。

“回头咱们打开箱子来看，经不起搁的东西，先处分了它。”

这一说替震二奶奶开了窍，立即接口答说：“太太说得是。头一样是珠子，搁黄了就不值钱了；第二样是好些镶珠、镶钻的金表，老不用它，里头的机器都走不动了；第三样是金叶子，现在金价是最好的时候，出手比较划算。”

“对了！”马夫人点点头，“也不知甚么道理，这两年的金价，格外地好。将来不知会掉，还是涨？”

“一定掉，不会涨。”曹震答说，“当今皇上好抄人的家，做官有钱的，都愿意收金叶子，藏起来比较方便。过两年局势平静了，金叶子就不会吃香了。”

“原来是这么个道理！”

“再说该留的东西，”震二奶奶又说：“第一样是精工打造的首饰，手工很贵，让出去不值钱，倒不如留给芹官媳妇；第二样是好玉，越搁越值钱。”

*

*

*

当天晚上秋月就将一本目录送来给马夫人；她还有好些话，已盘算了好几遍，但到了马夫人面前，却又翻然变计，决定甚么话都不说；因为说了怕起误会，以为她把持不成，口发怨言。

倒是马夫人很能体谅她的苦心，拉着她的手，让她坐在她身边，用略带歉疚的语气说：“你的忠心、苦心，我完全知道。这趟这么做，有点对不起老太太；不过，咱们家现在都要靠姑太太。她的话实在不能不听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秋月平静地答说。

“秋月，”马夫人迟疑了好一会，终于说了出来，“还有句话，搁在我心里总有两三个月了，如今索性也跟你说了吧！我一直替你发愁，老太太交给你的这个担子，实在太重；可是别人没法儿替你代挑。如今索性卸了下来，而且你没有对不起老太太；对不起老太太的是我。就是我对不起老太太，也是叫没法子；老太太一定也体谅的。这样，你的肩膀一轻，不也很好吗？你懂我的意思不懂？”

秋月冷静地想一想，觉得马夫人说的是好话；当即答道：“太太这么卫护我，我怎么能不懂。”

“你当然懂。不然老太太也不会这么信任你。”马夫人又说，“我可是掏心窝子的话，连震二奶奶面前不肯说的话，都说给你了。你若有甚么话，可也不必顾忌，应该告诉我才是。”

这是看得她比震二奶奶还亲；秋月虽觉得马夫人可能言过其实；而心里仍不免感动。不过，她也学乖了，觉得有些话若无确切保证，以不说为宜。当她这样沉吟时，马夫人却又在催了，“看你这样子，一定有话。”她说，“在我面前，还顾忌甚么？”

“不是顾忌别的，是怕有一言半语漏出去，只当我在挑拨是非，那罪孽可就重了。”

“原来你是顾虑这一层！这里没有人，你如果觉得我不会泄漏，你就说吧！”

这话一激，秋月就非说不可了；她想了一下才开口：“听说震二爷很闹了些亏空？”

马夫人对这话很注意，“我也听说了。”她问，“不知道有多少亏空？”

“总有五六万银子。”

马夫人点点头，完全懂她的意思；脸色凝重地想了一会说：“他如果要在这一上头打主意，怎么对得起老太太？”

“也不是说他会在这上头打主意；是怕他一起赌的那班朋友，拖人下水，越陷越深。”

“原来是赌输了的！”马夫人问，“倒是些甚么人在一起赌啊？”

“那就知道了。”

“等我来问震二奶奶。”马夫人紧接着说：“你放心，我决不会说是你告诉我的。”

“是！”秋月又说，“只怕震二奶奶也不知道。”

“她不知道她会去打听。”马夫人又说，“反正这件事，我着落在她身上。”

秋月还有话说，马夫人却按住她的手，使劲揪了两下，表示一切都在不言中。看样子，她确也是完全了解了；秋月顿觉双肩一轻，身子都挺得直了。

“我不留你了！”马夫人说，“明天中午‘摆供’，我当着老太太的‘面’，把这件事说清楚。”

所谓“摆供”，便是在曹老太太灵前上祭——午晚两次，供的还是曹老太太生前喜爱的食物，一如她生前的习惯，凡是经常在萱荣堂伴食的人，这时都忘不了抽工夫到灵前来磕头；芹官是每次必到的，春雨亦常伴着来。“摆供”来磕头，是她个人对曹老太太的一份心意，谁都不能说一句：她老跟着芹官来干吗？

因此，在马夫人的“把这件事说清楚”，是指曹震夫妇而言；但在秋月却又别有会心，觉得这件事能在春雨面前说清楚，消释了彼此的误会，更是一件好事。

* * *

上祭以男子为主，每次不是曹震便是芹官上香，然后才让马夫人行礼；这天中午“摆供”，等曹震点燃了三枝香，

马夫人突然说道：“把香给我！”

这一说，无不觉得意外，也无不感到好奇；曹震将三枝点燃香递到马夫人手里，往旁边一站，芹官亦肃立在他下首，兄弟俩对看了一眼，随即便转过脸去，注视着马夫人。

但见她拈香上手，高举齐额；俯首默祷，嘴唇翕动，祷词极长；而且几次举香过顶，仿佛是有所乞求的神情。

等她静止下来，侧脸旁视，曹震不知她是何用意；芹官却明白，赶紧推一推曹震说：“上香！”

于是曹震上前接过了香，插在香炉之中；仍旧请马夫人先磕头，以次行完了礼；最后是秋月跟春雨，在季姨娘之后磕了头。

这时马夫人已在灵前唯一所设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，面色严肃地喊一声：“芹官！”

听声音便觉异乎寻常，除了秋月以外，不由得都换了一副警觉的神情；芹官应一声：“娘！”疾趋两步走到母亲身边待命。

“你四叔的信，你先看一看。”

芹官双手接过信来，细细看完，不知道母亲有何话说？只把信摺好套入信封，仍旧还给马夫人。

“你看清楚了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姑太太的意思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娘是指祭田这回事？”

“是啊！你乐意不乐意这么办？”

“乐意，乐意！”芹官毫不迟疑地答说：他还怕马夫人不信他的本心，便又说道：“我听说老太太有东西给我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提过；娘不信可以问春雨。老太太特为留下来赏我的东西，我不能看得毫不在乎，那不是不识好歹？不过，娘也知道我的，身外之物，我一向看得很轻的；如今老太太的东西，还是用在老太太身上，再好不过。”

“说用在老太太身上，也不过这么一句话而已！名为祭田，祭祀上坟，毕竟用得有限。再说，没有祭田，莫非就供也不摆，坟也不上了？当然不是这话。”马夫人略停一下又说：“置祭田是为了替子孙留退步。老太太的余荫、姑太太的远见，难得你倒也不存私心；这是一件好事！咱们总要尽力办得圆满，才对得起老太太，也不负姑太太的一番苦心。”她看着曹震夫妇问：“你们说呢？”

“太太都打算到了，我们还能说甚么？”震二奶奶陪笑答道：“如今就请太太吩咐该怎么办就是了。”

“自然是按姑太太的意思办。祭田能置多少就置多少，决不能有一个钱挪用到别处。”

马夫人将最后一句话，说得特别重，季姨娘不由得就看了曹震一眼。

“至于祭田，自然宜置在靠近老太爷、老太太坟上的地方；不过，也不必拘泥，总要水旱不荒的良田，收租又方便的地段才好。”马夫人又说：“如今不妨就看起来；看完几处，等四老爷回来再写纸。”

此言一出，季姨娘顿时象长高了几寸，头也昂了，腰也

直了。这种神情连同刚才她看曹震的那一眼，都落在震二奶奶眼中，心里真是好不舒服。

“太太还有话交代没有？”震二奶奶问。

“就是这些话。”马夫人说，“事情将来还是你们夫妇俩办。你有甚么意见，不妨当着老太太灵前说。”

“我想说的那句话，正就是大胆要驳回太太的；这件事，我跟二爷最好别搀在里头，等四老爷回来再办。因为姑太太总还有别的话交代，只有四老爷最清楚。在四老爷没有到家以前，谁也不必瞎起劲。”

马夫人忠厚老实，没有听出震二奶奶的话，是预先防堵季姨娘“瞎起劲”；不以为然地答说：“事情不妨先做。”

见此光景，震二奶奶不便再多说甚么。当下撒供各散；震二奶奶便问芹官：“今天太太吃斋。你呢，是回你自己屋里去吃，还是怎么着？要不然跟你二哥一块儿，他炖了个鸡包翅，一个人也吃不了。”

“我不想吃翅子，跟太太吃斋吧！”

“那也好！太太那里有鲥鱼。”震二奶奶又转脸问秋月说：“你不是爱吃鲥鱼？来吧！”

这是假以词色，好久都不曾有过的话；秋月心知其故，虽不免感慨，却不愿放弃这修好的机会；心里还想将春雨拉在一起，但怕震二奶奶邀她，另有作用。就不敢多事了。

“二奶奶陪太太先请。”秋月决定将箱子送了过去，了却一桩心事，“我一会儿就来。”

等她督着四个做粗活的老婆子，将一口沉重的箱子送

到；马夫人那里已经开饭了。震二奶奶遥遥望见，急忙起身照料；自然先要向马夫人请示。

“那口箱子抬来了。太太看搁在哪儿？是不是搁在床背后？”

床背后都是置要紧东西的所在；马夫人却另有主意，“就搁在前房立柜旁好了。”她说，“看看那个地方结实不结实？这口箱子很沉；别把地板压坏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震二奶奶亲自指挥着，先安箱架；后置箱子。秋月却有交代，擎着烛火说：“请二奶奶看，封条是好的。”

“应该请太太看。”震二奶奶答说：“钥匙也该交给太太。”

“说得是！”

等交上钥匙，马夫人随手放在饭桌上；看着秋月说：“你吃饭吧！吃完了办事。”

于是在廊上安了一张小桌子；除了震二奶奶预先留给她的鲥鱼、对虾以外，马夫人还要从桌上撤两样菜给她。

“秋月爱吃笋，”已经搁着的芹官说，“这碟虾米拌黄瓜也不错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拿起一碟焖鞭笋，一碟黄瓜，亲自去送给秋月。

“劳驾，劳驾！”秋月站起来接了菜问：“吃完了？”

“吃是吃完了，不过还可以陪陪你。”芹官坐下来。

“那可不敢当。”秋月将自己还未使用的一份餐具移到